898
209

經義考

詩

周禮

廿一、廿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自錄類	一五六 三〇函	二架	二七號	四八冊

226
合247

二十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都立中央図書館 特別文庫室 LIBRARY OF TOKIOFU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八

畢氏九思詩經以俟錄

卷

存

九思自序曰說經當以孔子之言爲主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詩惟雅頌是樂章至於二南未嘗非樂然南自爲南不當與雅頌並論也孔子刪述六經凡關涉三代者皆以從周爲主周制所在即是禮之所在有此禮即有此樂而詩經諸詩即所謂樂矣未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898
209

無禮而有是樂者亦未有有此禮而無是樂者譬如衛國武王周公原未嘗許康叔得用王禮與魯國原是不同衛國如何當有雅頌若賓之初筵是衛武公悔過飲酒之詩抑抑威儀衛武自儆之詩只當與淇澳同在衛風豈可列在二雅蓋雅是天子之樂斷未有雜以列國聲詩之理今除十三國風及魯商二頌外將大雅小雅周頌混而爲一不敢拘定漢宋舊說亦不敢參用子夏小序又除凶禮如國有大故旅上帝旅四望國有大旱舞雩有天地大災類社稷類宗廟凡去樂者去籥者藏樂器者陳樂器者厥筍虡者厥舞器者甲日不樂忌日不樂者齋不舉樂服不舉樂者嬪葬不舉樂祥禫不作樂

仁按不作樂皆不必開列其餘將周家開葛禮仍禮旗於禮賓禮嘉禮盡數開列條目於無禮之下衆開細目粘於禮賓日夜紬繹詩經白文以何詩歸於何禮即定爲此某禮之詩以何禮歸於何詩即定爲此某詩之禮使經禮之王仍與詩之三百一一相當使周家有一禮必有一詩有一詩必有一禮不使其有有禮而無樂有樂而無禮必如此然後二雅周頌皆是宗廟朝廷所奏之樂所歌之詩方與夫子然後樂正之說相合初欲以諸詩篇名爲目而以五禮附於其下恐天下後世疑惑或以爲猶有遺禮若以五禮爲目而以諸詩篇名附於其下恐天下疑惑或以爲猶有遺詩其後再三審處謂諸禮散在各經人難討究若諸詩則聚在一部可以考驗與其使人知無遺禮不若使人知無遺詩故遂決意先以諸禮爲目而以諸詩附於其下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復以諸詩爲目而以諸禮附於其下則一禮便有一詩一詩便有一禮曉然易見使天下後世因禮考詩因詩考禮即知二雅周頌已盡無一篇閑詩矣

姚氏舜牧詩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一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寖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斷章取義乱詩皆可通用不易者倫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苟亟定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眞有足啓萬世之咀嚼者奈之何詩義之湮而莫識也又奈之何陳說汨沒於所習而即有能探其肯者付之勿問也今余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問矣若前所誤解者亟與辨正蓋心獨苦矣而安得高明君子虛心一爲之裁訂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林氏兆珂毛詩多識篇　七卷

存

方承章序曰萬物備矣一不知而君子以爲耻寧存而不論者也山海經所有怪物固付之聖人所不知而在詩爾

雅與夫附益詩爾雅者其名其理豈可混乎繁露稱名生於眞不眞非名則無論一名數物一物數名即一之不辨而格致於何有是先生之所爲慨也以先生之學之博而猶慮失其眞必檢攝其體統歸諸訓詁總之不離詩爾雅者近是若紀其變則列子天瑞之篇究其源則淮南地形之訓無耶有耶蓋亦付之所不知耳要之多識要之一貫將以博而不越其常者乎故是編之難如畫犬馬者也

郭喬泰序曰吾鄉曩有鄭漁仲先生撰有昆蟲草木志略其自叙云已得烏獸草木之眞然後傳詩則以詩家發興之本在也標曰志略精核爲諸家最而今有林孟鳴先生撰多識篇篇中至三百篇名物其三百記事之珠與漁仲先生嘗漢需生家多不識田野之古二者無由緐使鳥獸草木之物遽爾不見家識詩書多識篇材人之窮觀詩人之逸趣具是矣

錢金甫曰兆珂字孟鳴莆田以萬曆甲戌進士由刑部郎中歷知廉州衡州安慶三府事

汪氏應蛟學詩略

一卷

存

應蛟自序曰先王於詩教豈不重哉自朝廷宮闈下迨國都閭巷皆絃誦風雅以涵詠性情而約之至正春秋時諸侯卿大夫聘會燕饗猶相與賦詩見志蓋其諷諭婉而感人深也說者謂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僅存其什一篇什雖簡而忠孝恭順禮義廉耻之節森然悉具以言乎興觀群

怨事父事君則備矣子謂詩可以一言蔽曰思無邪夫學詩者誠求端於無邪也茲略已多乎哉

吳周瑾曰澄源汪氏應蛟婺源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巡撫天津後死於難

謝氏台卿詩經課子衍義

未見

錢金甫曰台卿字韋仲晉江人萬歷庚辰進士

徐氏常吉毛詩翼說

存

徐氏即登詩說

五卷

一卷

存

炯自序曰余少讀左氏春秋見其援引詩辭確有證據而比諸考亭疑有異同長而聞之長者謂考亭信理不若毛氏近古有師傳也考亭以意逆志於千百世之下大破漢儒之穀然漢儒師傳亦未可盡掃余取序傳考亭有可疑者則取節之考亭無可疑者不復搜剔訓詁考亭有可疑者則取序傳兼附已意豈曰解頤聊存管見云耳萬曆丙午夏四月

郝氏敬毛詩原解

三十六卷

怨事父事君則備矣子謂詩可以一言蔽曰思無邪夫學詩者誠求端於無邪也玆略已多乎哉

吳周瑾曰澄源汪氏應蛟婺源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巡撫天津後死於難

未見

錢金甫曰台卿字韋仲晉江人萬歷庚辰進士

徐氏常吉毛詩翼說

存

徐氏即登詩說

五卷

存

炯自序曰余少讀左氏春秋見其援引詩辭確有證據而比諸考亭疑有異同長而聞之長者謂考亭信理不若毛氏近古有師傳也考亭以意逆志於千百世之下大破漢儒之穀然漢儒師傳亦未可盡掃余取序傳考亭比而讀之考亭無可疑者不復搜剔訓詁考亭有可疑者則取節序傳兼附已意豈曰解頤聊存管見云耳萬曆丙午夏四月

郝氏敬毛詩原解

三十六卷

存

錢澂之曰京山郝氏說詩專依小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醇者足以發明朱傳不可廢也

序說

八卷

存

方氏大鎮詩意

未見

張氏彩詩原

存

陳氏心序曰詩之爲教原以維世風正人心弗納於邪也故夫子存三百五篇而揆其要曰思無邪夫以無邪敎三百乃夫子代爲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於桓武士有淄衣之好女有鷄鳴之風安得概以淫哇舉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狡童之案不其冤乎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張公爲東省名元淹貫百家沉酣六藝氏詩中意義兩可邪正相隣者序傳疏箋各覩一班公直因其天然而衷之正的融其偏駁而會之大通又間出獨解直發聖賢所未發而於聖經賢傳毫不相戾如鄭風一篇原淫入貞而鄭之士女千古獲知心矣由此以推作者深情刪者精意默受推原者多矣尼聖

以無邪原三百其旨顯而微公原三百以無邪其旨微而顯諸儒刺邪以懲邪其功博而緩公原邪以歸正其功約而捷世道人心所藉維持者不小也宜聖可作當亟與之言詩也已

錢金甫曰張彩字還白一字斂之滕縣人萬歷辛卯鄉試第一官至刑部郎中

徐氏必達南州詩說

六卷

存

必達自序曰必達幼從先大夫受詩稍長繙閱諸先輩說有異同者又從先大夫質焉已丑春謝客扃戸作爲詩說

南京人事大臣黜去官私著書稱曰南野子躍然不忍棄去者出自先輩即標先輩姓名出自已者即標曰愚意其爲時所稱說而默想作者之意似未必然則存之而標曰再詳今去曩時已三十餘年髮種種矣生男八人爲築南州書舍聚而教之群從子弟亦時時過從抄傳孔艱遂灾及木其於教誨爾子倘庶幾焉天啓辛酉俞汝言曰必達字德夫嘉興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其書爲舉子業而作李少卿曰華序之

劉氏憲寵詩經會說

八卷

存

錢金甫曰慈谿人字行素萬歷壬辰進士南太僕卿

曹氏學佺詩經質疑一名詮論

六卷

存

沈氏萬鈳詩經類考

三十卷

存

沈思考曰武塘沈仲容倣王伯厚詩攷旁引博稽別門相附凡攷之類三十而卷亦同焉誠詩家巨觀也

沈蕙纕曰萬鈳字仲容嘉善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知縣

顧氏起元爾雅堂詩說

四卷

起元自序曰先大夫以詩起家隨處讀書有所得輒手錄諸家詩說藏諸笥中余少過庭愛而習之獨惜大雅以下諸篇闕弗載比長而諸家之說犂所涉覽乃竊取其義續之已又與諸弟叅訂別爲一編存之家塾用課兒輩而門人輩遂板而行之余不能止也昔趙鼎作詩細蔡中郎過會稽讀之而歎以爲長於論衡是編也吾敢遂謂足當帳中秘哉要以挾筴而哦者得是說而存之或亦可以備魚兔之筌蹄云爾萬歷丙午夏日

卧倪燦曰起元字隣初江寧人萬歷戊戌賜進士第三歷官吏部右侍郎

蔡氏毅中詩經補傳

四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未見

錢金甫曰中山蔡氏毅中光山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瞿氏汝說詩經世業

未見

錢金甫曰汝說常熟人侍郎景淳之子中萬歷辛丑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

沈氏守正詩經說通

十四卷

存

諸九鼎曰吾杭沈無回先生詩義妙絕時人先生中萬歷

樊氏良樞詩商

五卷

存

徐氏光啓毛詩六帖

存

俞汝言曰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歷甲辰進士累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按六帖者一曰翼傳二曰存古三曰廣義四曰擊蒙五曰博物六曰丑吋

趙氏琦美詩經約說

十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未見

平湖縣志琮字伯裕中萬歷己酉舉人署高陽教諭

莊氏廷臣詩經逢源

八卷

存

陸元輔曰莊廷臣字寧宇武進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卓氏爾康詩學全書

四十卷

未見

鄒氏忠胤詩傳闡

二十四卷

按鄒氏誤信石經子貢傳而反斥毛傳之非此無異癡兒說夢矣

陸氏化熙詩通

四卷

存

鄭玥曰陸化熙字濬源嘗熟大萬歷癸丑進士官至湖廣參政其書自爲之序舉業本色

胡氏胤嘉讀詩錄

二卷

存

錢金甫曰胡胤嘉字休復仁和人萬歷癸丑進士改庶吉

士

朱氏道行詩經集思通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終

弟子武進孫 振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詩十九

黃氏道周詩晷正

未見

錢氏天錫詩牖

五卷

未見

天錫自序曰春秋名卿大夫盟會聘饗稱詩言志各有懷來使人感動而詩之用不廢奈何字櫛句比偏逐所見則宮商之乖調亦已久矣柳柳州不云乎本之詩以求其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情至之語鞏有爲鞏笑有爲笑故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夫以義求者離性遠以聲感者於性近牖民孔易亦求之於性情之間而已余少受詩先民部汎濫諸家之說變風非淫變雅非美既奉先子之訓不敢盡是已見嗣遭先子之變簡帙漫漶不復倫次越數年所璜兒頗能言詩因取其大指不謬於聖人者而授之并與同好者商焉吳周瑾曰天錫字公永沔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副使

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

二十八卷

存

范景文序伯緒好輿旼若稱詩纘著訟論其世以曰詩記作詩之世又安識詩之所由作也故夫四始六義雖爲吟咏性情而一王褒讖大法於此寓焉用是播之聲歌被之管絃神人以和上下以格天子之事孰有大於詩者哉東遷以後豈遂無詩尼父刪定別存商魯雖復及門西河端木之徒尚未易測其用意所在況乎漢儒之詁釋宋人之議論哉然則未刪之詩七於王迹之既熄已刪之詩併七於論說之多岐蓋不稽時代以攷汚隆於論世之旨何當焉吾友何玄子家世受詩獨觀深旨見夫詩中所載周事爲多后稷而後文王而上其諸非廟祀追遠之作斷之夏商使從其世至風雅篇次因人及事義如貫珠登之音韻以和其聲證之名物以資其博抽繹既精引義綦廣遂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分體之什燦然編年之書千五百年而後何意復有斯人學者誠能通卷讀之其治亂所錯直可上接乎書而比於春秋之史嗟乎吾人生六藝散失之後能使代有言人有咏不至如他時簡濶寥廓之難尋則何氏翼經之功於古之人何如耶

曹學佺序曰夫說詩者莫善於孟子孟子之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說詩非論其世不可孔門說詩有序有傳即後世之爲說爲箋爲疏爲故皆不越乎世亦惟據其篇什而銓注之未聞有純以世爲主而風雅頌隨之者譬若觀其譜牒而其祖宗功德之近遠與其爲子若孫之賢不肖具在尺幅中矣何氏研窮於七年之久而始成名曰引義也義即志之旨何氏自作

楷自序曰昔者孔子之教不外乎六經而禮樂爲王者之事當世必皆各有成書如周禮儀禮之類不容以意爲之損益其所于定惟易書詩春秋四者易行十翼春秋修舊史皆述也而有作焉若書詩第以棄取見義而已易春秋之爲書一明理一紀事各自孤行而書詩則兼禮樂而有之夫以書爲兼乎禮樂類乎春秋人猶信之若詩則第以道性情一語蔽之足矣嗟乎詩教失傳莫大於是今夫詩上播諸聲律下形諸諷咏無地而不有詩無人而不可以作詩由其所從來者異故於一體中以風雅頌爲之標別然亦必皆因一事而作則其世固可知也夏商之文獻皆不足矣宋猶存商頌五篇杞無一焉惟周室先祖之詩藏

在故府幸不放失聖人以爲二代文獻之猶存者也故取公劉王季文王諸詠以廣商頌之遺其於二代蓋彬彬矣書斷於秦穆春秋始於平中間若厲宣幽三王之際皆周室改革之大者而其事跡杳如也舍詩將安所徵之故詩者聯屬書與春秋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然後春秋作諸儒推測未有得其解者今以世考之詩亡於下泉正當敬王之時蓋至是而周不復興矣平遷王城敬遷下都愈趨愈下聖人所以投筆而自廢也若夫典章文物聲容器數之盛散見於詩中者犁然明備至纖而不可遺至繁而不可亂按之三禮無一不合有王者起特舉而措之耳是又聖人之借詩以存禮樂也蓋昔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也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不及書曰興於詩是以兼樂也其言詩書恒在禮樂之先者以禮樂取諸詩書中而足也後儒視詩太淺索詩太易蓋亦思聖人所以廣收約取著之爲經與易書春秋並垂者其立教宏如何精嚴而可輕以里巷謳吟例之乎凡余說詩是不一術先循之行墨以研其義既證之他經以求其驗既又考之山川譜系以據其實既又參之鳥獸草木以通其意既又訂之點畫形聲以正其誤既又雜引賦詩斷章以盡其變諸說兼詳而詩中之爲世爲人若禮若樂俱一一躍出於是喜斯文之在茲歎絕學之未墜也當其沉思莫解寢食都忘閱七載手不停披斯已勤矣書成悉依時代爲次名曰世本古義伸子輿氏誦詩論世之指也卷凡二十八每篇倣古序體更定小

引以冠其前其諸義未安者則附見之章句之後欲使觀者有所考鏡焉崇禎十有四年錢澂之曰晉江何氏詩經世本以詩編年混風雅頌爲一其牽合杜撰頗多至於考據精詳有恰與詩旨合者要之自成一家言不必以經學相繩也

吳應箕曰何玄子黃門作詩經世本其中疏論有卓然不朽發前人未發者但更易四始爲一時有識人所非

按何氏世本其序次首夏少康之世詩八篇公劉也七月也甫田也大田也豐年也良耜也載芟也行葦也次殷盤庚之世詩一篇長發也高宗之世詩三篇那也烈祖也玄鳥也祖庚之世詩一篇殷武也武乙之世詩五篇閟宮也雝也烈文也天作也昊天有成命也帝乙之世詩五篇草蟲也葛覃也太丁之世詩五篇鴛鴦也采蘋也采蘩也帝辛之世詩二十篇采蘩也兔罝也關雎也鵲巢也騶虞也鴟鴞也東山也南山有臺也伐木也伐檀也采綠也皇皇者華也帝辛之世詩二十篇采蘩也兔罝也關雎也鵲巢也騶虞也鴟鴞也東山也南山有臺也伐木也伐檀也采綠也皇皇者華也出車也四牡也杕杜

破斧也泮水也常棣也大明也文王有聲也思文也生民也我將也緜衣也楚茨也信南山也潛也桑扈也蓼蕭也湛露也彤弓也緜蠻也吉日也振鷺也有瞽也武也酌也賚也般也時邁也桓也有客也文王也蟋蟀也天保也清廟也維天之命也維清也斯干洞酌也卷阿也凱風也康王之世詩五篇采蘩也昊天有成命也下武也噫嘻也甘棠也昭王之世詩二篇執競也共王之世詩一篇綢繆也懿王之世詩一篇還也夷王之世詩三篇柏舟也北門也北風也厲王之世詩十篇漸之石也桑柔也四月也采綠也民勞也板也蕩也抑也瞻卬也召旻也宣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無將大車也小明也鴛鴦也白華也車舝也蓼蕭也湛露也彤弓也菁菁者莪也六月也采芑也車攻也吉日也鴻鴈也庭燎也雲漢也嵩高也烝民也無羊也斯干也黍苗也隰桑也白華也綿蠻也瓠葉也漸漸之石也苕之華也何草不黃也宣王之世詩三十四篇鴛鴦也頍弁也車舝也青蠅也賓之初筵也魚藻也采菽也角弓也菀柳也都人士也采綠也黍苗也隰桑也白華也緜蠻也瓠葉也漸漸之石也苕之華也何草不黃也幽王之世詩三篇無將大車也小明也鴛鴦也頍弁也車舝也青蠅也賓之初筵也魚藻也采菽也角弓也菀柳也都人士也采綠也黍苗也隰桑也白華也緜蠻也瓠葉也漸漸之石也苕之華也何草不黃

賓之初筵也抑也淇澳終南也蒹葭也黍離也中谷有蓷也碩人也綠衣也終風也日月也簡兮也考槃也采葛也遵大路也白石也山有樞也椒聊也戊申也君子于役也葛藟也叔于田也大叔于田也將仲子也野有蔓草也桓王之世詩三十篇燕燕也擊鼓也節南山也雄雉也新臺也蝃蝀也君子偕老也靜女也相鼠也谷風也氓也何人斯也著也敝笱也葛屨也墓門也習習谷風也伯兮也兎爰也有女同車也鴇羽也山有扶蘇也狡童也褰裳也二子乘舟也芄蘭也墻有茨也鶉之奔奔也桑中也東方未明也盧令也莊王之世詩九篇甫田也載馳也大叔于田也叔於田也清人也木瓜也定之方中也采苓也陟岵也葛生也蘀兮也襄王之世詩十五篇有杕之杜也羔裘也有杕之杜也蜉蝣也侯人也渭陽也羔裘豹袪也有杕之杜也鴇鴞也羔裘如濡也鬻宮也有駜也駉也晨風也黃鳥也頌王之世詩一篇碩鼠也定王之世詩八篇彼汾沮洳也株林也東門之楊也東門之池也月出也澤陂也旄丘也式微也景王之世詩二篇子衿也丰也敬王之世詩一篇下泉也雖風雅頌

混而不分其義專主孟子所云誦其詩論其世故
其書亦有足取非豐氏魯詩徒變亂經文者比也
至若以草蟲爲南陔菁菁者莪爲由儀鱮鑾爲崇
丘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張氏次仲待軒詩記

六卷

存

次仲自序曰詩自商周溯穆契迄陳靈上下千五百年治
亂興亡風俗疆域形勢方言物類情變無所不載而吾處
數千年後鑿測管窺安必其皆有合於古人陶王敬曰古
韻自詩不用協序文有本未可非說詩者固不可詘經從
諸亦何可忘亦休休當經學廢時鳴蟲之聲不將雞塒知衛人以鄭

何如也

孫治序曰詩記者鹽官張元始先生之所爲作也先生以
天啓辛酉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遭時變革遂閉戶郤掃
絶迹人事顧其生平經史淹貫著述斐然其箋注四詩大
抵以序爲據謂其書近古異於後之耳食者囊括注疏以
來及於有明一代不敢尋一先生之語即紫陽義有未合
亦必確有證據不敢苟爲雷同古今得失之林歷代治亂
之故忠臣孝子良友貞婦與夫山川原隰禽魚草木莫不
原原本本曉暢意旨不誇多識不矜異聞有一言之裨於
道者未之或遺也嗟乎先生之行潔先生之心苦以謝皐
羽所南之蘊義而發揮於經術豈其有司馬名山之念

一卷

存

唐氏達毛詩古音考辨

一卷

張氏庸卿詩疏

起譚必傳之語哉而書之不可廢者自在也予獲先生忘年交十有五年嘗至齋中見其披吟不絕於口朱墨不絕於手吾未見有好學如先生者先生歿後予閱其遺編注釋經傳而外史漢晉唐以迄有明無不刪述成一家言流覽玩讀未嘗不爲流涕洟其孫訒受業於余者會刻先生詩記成因作數言於簡端於乎即先生此書可以不朽矣

朱嘉徵曰待軒先生砥行著書髫年不倦箋詩以小序爲歸凡託物引喻必究其情鳥獸草木必疏其義於字句中察興亡治亂之機又於無言處深知作者之意必根據經傳三禮正其典文復參觀群史旁及子集定其指趨語質而意該足以垂之天壤

李元鼎曰初名我先志儀紀歐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氷修稱其議論英發第亦有過當處

陸嘉淑曰待軒先生善言詩多前人所未發其詮風雨也既見君子則憂喜矣然君子雖處山澤感時悼俗偏覓同心之交喑啞相對有不知其憂從中來者故曰云何不喜

自先生闡發其微至今讀風雨之詩覓古人聲淚俱下也

張氏庸卿詩疏

存

金氏鏡詩傳演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終

弟子當塗金一蘭覆校

詩二十

秀水朱彝尊編

劉氏慶孫詩經朱註考

未見

男昆田按

廣平府志劉慶孫永年人崇禎庚午舉人

張氏溥詩經註疏大全合纂

存

申氏佳胤詩經鐸　詩鏡

俱未見

陸元輔曰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太僕寺丞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申死寇難

孫氏承澤詩經朱傳翼

三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昔朱子於五經皆有著述散見於語類文集諸書詳細備具而其成書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集傳力正毛氏之失而不甚許可詩記當時駭者半信者半故集傳未大行於宋之世至元季經學諸儒尊之信之則洪武初元之宿儒多有存者定科舉之制首重明經經說兼主二三家獨詩主集傳不兼他說永樂初命儒臣修五經大全周易並列傳義詩經獨詮集傳若是乎其重也故當

遊嘉隆時衡士晉以趨新舉視集傳傲然不屑屑在五經中與他經異他經率以闡理道紀政事定誅賞大經大法在焉詩獨本於日用屬於人情取義於聲韻之微默寓夫勸懲之旨大者載焉小者載焉貞者載焉淫者載焉蓋不極乎事之變不足以窮人之情情者性之用也情至於窮而性見矣故曰思無邪思由情反性之路也此聖人教人學詩之要非謂詩盡無邪也毛氏不達其解而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固亦有之然豈皆止乎禮義者哉操說如此故篇篇必求止乎禮義穿鑿迂滯而不通惟其穿鑿故嗜奇者喜焉反以集傳爲庸常無味有由然也余注詩有年凡三易稿始取小序與朱子之說並立每篇之首定其是非通章大義業已了然又就集傳

略爲推衍以暢其旨俾學者觀小序之說如是朱子之說
如是上合之於經文固有不費辭說洞然於心而無疑者
矣嗟乎五經皆以垂教聖人於詩尤諄諄焉乃三百篇之
旨一夫障之千有餘歲不明於天下昔王輔嗣以棄象之
說亂易范甯斥之謂罪深於桀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
朱子闢之厥功偉矣故翼朱者翼經也

按退谷孫氏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毛氏較齊
魯韓三家詩最醇故獨傳其亦何罪之有此由尊
朱子之過也未免失言矣

高氏承埏五十家詩義裁中

十二卷

可與言詩者子貢子夏兩賢而已子貢詩傳出於近人僞
撰惟子夏之序授高行子傳至大小毛公以及衛宏宏學
於謝曼卿者也論其世數百年矣攷其人十有一傳矣而
說者謂序出於宏然則曼卿以前受之於師者皆無序乎
理之所必無也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又謂國
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伊川則云大序非聖人
不能作其篤信詩序若是自雪山王氏夾漈鄭氏乃廢序
言詩朱子用之作集傳以鄭聲淫爲鄭詩淫也於是鄭詩
出於淫奔者最多且以鄭衛之音並與雅頌及於邶鄘衛
而王風而齊陳諸國靡不有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齊王氏
遂欲刪去其三十二篇是以孔子刪詩爲未盡善矣毋乃

賢知之過與予家世治詩曾王父以詩舉隆慶丁卯鄉試
先子旋以詩舉萬曆朝鄉會試奔鄙如子亦以詩義入彀
然墨守者集傳一編而已自避兵竹林里故家遺書經亂
散失亟割饘粥之產以購之稍稍裒集言詩者得五十家
大約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集傳廢序者
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
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志於千載
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
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
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於朱子也竊取者二程子之言

鍥舍人曰嘉興高司寇公以文學世其家爲文主
衝邊乘城捍患爲才吏瀝血帶索爲父訟寃爲孝子乙酉
兵後悲歌忼慨低徊結轖以生爲可厭而以死爲可樂也
其詩曰惟將前進士憭愴表孤墳此其詩何詩也祈病而
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之爲矣
譚吉璁曰先生字澤外中崇禎庚辰進士歷知遷安寶坻
涇三縣事以南工部虞衡主事請亟還里聚書八十厨集
五十家詩說折衷之曰詩義裁中惜其經亂遺失也
朱氏朝瑛讀詩略記
二卷
存
黃宗羲曰先生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

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辭不淫聲亦不淫也辭正則聲正辭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蕰藻之采筐錡釜之器感士大夫明信之將非興乎其折衷詩義若此

黃氏淳耀詩劄

二卷

陸元輔曰陶庵先生詩劄取漢宋諸儒之說爲而造而以已意加讞決焉崇禎癸未春繕寫二卷至王風而止未幾赴會試成進士歸里殉難未及成書遂至遺失

萬氏時華詩經偶箋

未見

時華自序曰予家世業詩開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類不能深也跲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詩之精微與他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而顯或笑而嘆或反而正今之君子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窾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大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固執其字句以爲綱强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奄乎其鄙甚矣

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意偶或遇之若是予雖不能得其精微豈莊周所謂旦暮遇之者耶

陸元輔曰時舉字茂先南昌人

馬氏元調詩說

十卷

未見

張氏星燃詩采

八卷

存

夫祖小序蓋以序爲出自商周之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叙至是而始行也予嘗反覆小序再四繹之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明著歷歷如見苟二書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未有能明指其人其事也如白華則以爲孝子潔白華黍則以爲時和歲豐宜黍稷由庚則以爲萬物各由其道崇丘則以爲萬物得極其高大三百篇之詩并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宗毛氏者以毛氏與孟子說詩多合也毛氏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

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詩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以後亦猶是也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於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之文王蟊賊生皆後世詩人追咏之詞何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矣成王亦猶是也毛氏解詩之失孰有大於此者若夫考亭一意排斥小序不用然程伊川有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斯言未必信乎故六經皆有義詩獨無義非無義也義在樂也六經皆宜解詩之失孰有大於此者若獨不宜解非不宜解也解在史也今吾友宅修之爲詩采或軋逢小序或進退毛解或上下考亭或雜取齊魯韓佚說或傅會列國諸大夫賦詩本旨而參以律呂廣以五雅

譽前氣慈部又安得智氏訂岳刊黃績參以孔門輿林之言參

場者宜何歌也此求義於樂之說也馬端臨曰其人可攻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攻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此求解於史之說也古太師先得乎刪之意而後能采吾夫子盡悉乎采之意而後能刪今宅修操孟子論世之旨以求合於夫子之刪永乳矣即因以求合於太師之采亦永乳矣即更而敷之於小序毛說考亭亦永乳矣故詩采者不失其所以爲采詩而已矣

高氏鼎焞詩經存旨

八卷

存

鄭氏若曾重輯詩譜

韋氏調鳧詩經攷定
二十四卷
存

吳周瑾曰調鳧字玉鉉蜀金川人

趙氏起元詩權
八卷
存

曹溶曰起元字庶先

和菴經旁意

曹溶曰中和字公致

丘氏九奎詩經弋獲解
六卷
未見

邵武府志丘九奎字子聚諸生

胡氏紹曾詩經胡傳
十二卷
存

紹曾自序曰古經並有竹簡漆書詩獨爲群儒口授毛詩尤後出其字與三家異者凡百數治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譌厥旨遂殊諸家詩亡毛傳巋然獨存乃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樣失眞不可枚列猶或傳繕偶乖至如何彼襛矣之作穠也終然允藏之作終焉也不能辰夜之作晨也蒹葭萋萋之作凄也不可畏也之亦可畏也求爾新特之作求我也胡然厲矣之作胡爲也家伯維宰之作冢宰也朔月之作朔日也爰其適歸之作爰其也以享以祀之作饗也天降滔德之作慆也彼徂矣之作岨也厖乃錢鎛之作痔也言授之縶之作受也其旅葂葂之作筏也降予卿士之作于也俱明舛碍理並無他據若夫召伯所憩之爲憩也之死矢靡它之爲他也羊牛下來之爲牛羊也大叔于田之刪大也隰有六駁之爲駁也取彼狐貍之爲狸也婦嘆平聲于室之爲嘆去聲也鄂不韡韡之爲韡也家室君王之爲室家

雍兮之爲雝也既匡既勑之爲敕也不皇朝矣之爲遑也洒埽庭內之爲廷也小旻抑詩兩泉流之爲流泉也以篤于周祜之刪于也不拆不副之爲坼也襄之挺之之爲梃也亨祀不忒之爲享也此則互易倒揉若是者改之與經何可改也不暇加訂與經何可忽也夫前古蟲鳥不可追矣秦篆稍近古隸又次之能通篆隸則義有不待釋者故經之正文皆當從大篆其注疏則用時畫庶使學者得窺三才之奧而經學用是可明矣

吳周瑾曰胡紹曾字宗一舉人王尚書錫袞序其書

顧氏棄禮毛詩翼傳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諸生顧秉禮言宋
范氏王孫詩志

二十六卷

存

陸元輔曰海陽范王孫輯雜采古今諸儒之說而編次之
至陳際泰顧夢麟而止金聲正希爲之序
顧氏夢麟詩經說約

二十八卷

存

吳周瑾曰夢麟字麟士吳人是書亦舉子兎園册也然於
經義頗有發明

錢氏澂之田間詩學

五卷

存

錢金甫曰田間詩學一以小序爲斷其言曰小序去古未
遠雖未可全據要不甚謬若舍序說詩隨意作解泛濫無
歸非附會即穿鑿矣序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
本也卷耳后妃之志只此一語是古序此下即其說而引
伸之乃東漢衛宏所作不可槩從學者必考之三禮以詳
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
之以竹書紀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
信周之典禮既之宗祀魯之郊禘其源流度數具載於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宜爲之考詳定正蓋飲光於詩學擇衆說而和調之頗具苦心近代之說者莫有過焉者也

陸氏圻詩論

五卷

存

繆泳曰圻字麗京更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賣藥長安市後棄家爲浮屠居韶州之丹崖山繼又爲道士遁去不知所終

顧氏炎武詩本音

三卷

存

是本尚以闕葉未補老韻稍之譌山陽殷弘校字書高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終

弟子宜興陳 枋覆校

朱氏汝珩詩劄

十卷

存

陸元輔曰先師黃陶庵有詩劄二卷未及成書崑山朱商
石倣之會諸家之說而折衷焉亦名詩劄凡十卷其援據
詳博義論精核可翼注疏大全之書商石又有禮辨十四
篇多出新意發先儒所未發

蔣氏之驥詩經類疏

詩二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六卷

斷章別義

三卷

俱未見

毛氏晉毛詩草木蟲魚疏廣要

四卷

存

晉自序略曰陸機草木鳥獸蟲魚疏相傳日久愈失其眞予爲潤其簡略正其淆譌更有陸氏所未載如葛桃蒸鵠之類循本經之章次而補遺焉命之曰廣要雖不敢比於解顧折肉之倫亦僅效王景文十聞之一爾

欽定四庫全書

史全書勘讐派布如其他詩逸典搜

於是縹囊緗帙毛氏之書走天下

錢氏龍珍毛詩正義

八卷

未見

董氏說詩律表

一卷

存

顏氏鼎受誦詩弋獲

四卷

存

杜濬曰桐鄉顏鼎受孝嘉倜儻士也游學桂陽遭亂入衡

山爲道士槩身而還誦詩七穫四卷六義辨一卷國風演連珠一卷皆山中所撰也

朱氏鶴齡毛詩通義

卷

存

鶴齡自序曰詩之爲道以依永而宣苑結以微辭而托諷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言詩爲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爲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掊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賓之易張覇之書同廢雖然烏可廢也古人之書卷末多繫以序

子子夏出於國史與出於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至春秋數百年　陳之太師肄之樂工教之國子其說必有所自大約首句爲詩根柢以下則推而衍之推衍者間出於漢儒首句則最古不易觀於六七詩之序止系以一言則後序多漢儒所益明矣觀於毛公之傳宛丘不同於序說則首句非毛公所爲又明矣序之文最古毛傳復稱簡略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經或贅辭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膠固埤詩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仲達疏義又依違兩家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出大埽蒙翳而與以廓清此亦勢有必至也雖然毛鄭可黜而序

不可黜黜序則無以爲說詩之根抵不得不尊文揣義斷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明簡近情而詩人之微文奧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孫之聲咳形容而追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契券証驗而窺決以後代之爰書求其不爽必無幸矣吾所謂鑿空之說不可以言詩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國風三頌舍序其無詩矣惟是楚茨信南山至采菽隰桑諸詩皆正雅也而以爲幽衛武之抑幽王世詩也而序以爲刺厲凡若干篇雖實難免於學者之疑吾以謂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如公將五百年太史掌記未亡矇瞍律呂未艾賢人君子紹誦未絕也雅頌猶殘缺失次及魯始克正之況經戰國之雲擾秦政之燔楚漢之戰篇籍特存於無簡編之誦之流傳何獨能一無訛舛如故哉吾則以楚茨諸篇定屬錯簡序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深有賴於紫陽之是正者也語云冢尺雖斷可定鍾律序爲詩之冢尺也尚矣一泪於康成之膠滯再泪於紫陽之訾斥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譎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昧湮沒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竊主古義而參諸家於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爲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可否綜覈異同使積蔽群疑渙若氷釋庶通經之一助云耳抑觀東萊詩紀所載朱氏云云皆奉古序爲金科黃東發引晦庵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際之故初非紫陽本旨乎又不敢以紫陽之詩有殊於

孔氏之詩又不敢以孔氏之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衆
伍群說以折其衷焉世之學者其毋以予爲輸攻紫陽斯
可矣

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

卷

存

朱鶴齡序曰昔夫子刪定六經而共自言曰信而好古夫
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蓋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
書出苞吐符天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顧
信之不疑下至商羊罔象汪芒僬僥之類尤爲裔宇崑瑣
夫子亦時時述而志之蓋其學綜墳典徵文獻稟師傳苟

所以爲會通通書序出於雜子夏大小毛氏公羊穀梁人言

訓視他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爲箋即不免踳駁自有
聖門闕疑之法在今人緊黜爲郢書燕說此不可解也爾
雅一書古人專以釋詩亦子夏之徒爲之至六書必祖說
文名物必稽陸疏皆先儒說詩律令今人動以新義掩古
義今音證古音此又不可解也說者謂考亭集傳頒諸功
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爲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
疑問樂菁莪之長育仍不用已說門人問之曰序說自不
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
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今人之安於固陋荒忽者哉余
向爲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榷而臧深服其援據精博近
乃自成稽古編若干卷悉本小序注疏爲之交推旁通余

書猶衆停今古之間長發則專宗古義宣幽決滯劈肌中理即考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顧解嗚呼經學之荒也荒於執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詩之有序也猶江之發源羊膊嶺也毛鄭則出玉壘過湔堋而下時也後儒之說則歷三峽分九道汩汩然莫知所極今與之導源岷山使知緣崖數百激湍萬里之皆濫觴於此也豈非記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乎世有溯源三百者必能尊奉此書爲孔傳未墜長發其俟之而已

徐釚曰啓源字長發吳江人

黃氏宗裔毛詩瑣言

存

繆泳曰黃宗裔字道傳餘姚人

毛氏奇齡毛詩寫官記

四卷

存

吳農祥曰漢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抄寫舊文西河說毛詩名以寫官記本此

白鷺洲主客說詩

一卷

存

陸棻曰宣城施侍讀閏章崇政湖西時葺白鷺洲書院講學楚人楊恥菴偕其徒爲都講大可與之辨淫奔詩并箋

詩

詩札　二卷　存

詩傳詩說駁義　五卷　存

奇齡自序曰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廬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祕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爲石本者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註嗣此

刻象文格體太白下卓加子貢之名

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入之百家名書再入之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子貢即古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詩有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一語遂造此書其識趣弇陋即此可見若申培魯人善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爲詩訓故則申培說詩固自有據但傳文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言第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雖說詩而無傳文即志又云所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藝志亦云小學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公說詩雖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說魯詩不名詩說即謂魯說即詩說然詩說祇二十四篇

無卷次亦並非二十八卷與二十五卷六卷況隋志又云魯詩亡於西晉則雖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者又曰魯詩亡於西晉則西晉後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晉之所亡者不即爲明代之所出者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始亡則西晉以前凡漢魏說詩有從魯詩者則必當與今說相合乃漢魏以來說詩不一假如漢杜欽云佩玉宴鳴關雎刺之註云此魯詩也今詩說所載反剽竊匡衡所論如云風詩之首王化之基曾不一二云刺詩如劉向列女傳云燕燕夫人定姜之詩或云此魯詩而詩說反襲毛傳爲莊姜戴嬀大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全非舊之詩故可知且舊詩次第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其時

不過豳王之先後與商魯之有七月耳今詩說悉與古異有魯風無豳與魯頌而以豳與魯頌合之爲魯且又以豳之七月一詩名邶風雜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爲正續爲傳即風與雅與頌中前後所次又復錯雜創置與舊乖反然而外此無相合也獨子貢詩傳與此兩書自爲輔行爲補苴彼倡此和如出一手者申培魯詩宗不聞受學子貢子貢亦不聞授其其爲魯學兩相解後比若蛩駏亦可怪矣且其剽竊古說淺薄無埋又餘以參差儼若未嘗竊其說者假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歌召南三篇是鵲巢采蘩采蘋越草蟲一篇或者采蘋一篇舊在草蟲之前乎曹氏詩說又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然要之皆臆說也今兩

書采蘋則實在草蟲前矣然又恐人之伺其隱也又以羔
羊江有汜兩詩更列之采蘋之前朱子小序辨說於邶之
日月有云若果莊姜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
之前於終風亦云此當在燕燕前也此即以日月終風兩
詩置燕燕前矣然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置之日月之
前韓詩章句云鼓鐘昭王之時作晁說之詩序論亦謂齊
魯韓三家以鼓鐘爲昭王時詩今鼓鐘則既曰昭王詩矣
又云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變焉不
以王風爲魯詩而以豳魯頌爲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齊
魯韓三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爲邠風使入小雅劉元城
謂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然

孔子世家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定爲三百五篇孔氏正
義謂史遷之說爲謬且云據今詩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
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毛詩不行
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篇亡失則謂三家不以六篇見
詩序也今兩書亦遂無六亡詩矣其私據古說原不精博
適足以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魯詩反不能襲偶拾他書所
傳或燕齊家則傾以狥之間有更易篇名以見巧異即如
鄭詩祋童以史記箕子歌有云彼祋童兮與偶同也遂易
名麥秀小雅之圻父以國語圻招詩亦以圻爲圻父官相
類也易名圻招又鄭詩東門之墠有云豈不爾思子不我
即與論語所引唐棣逸詩豈不爾思句又相似遂以東門

之墠爲唐棣又小雅小宛以國語秦伯賦鳩飛或曰即小宛也則以小宛爲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即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乃即以還爲營衛詩定之方中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爲楚宮大雅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遂亦以抑爲懿戒凡若此者亦不可悉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說補之說之既備傳乃或缺如小雅嘉魚魚麗既詳之傳則說無所解矣大雅民勞桑柔傳既無文則說可攷焉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全如小雅頍弁此燕親戚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云甥舅而傳曰燕親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

或皆分釋一義或合之而後備如鄭康成箋詩以國語曰四牡君之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備窺其私智蓋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槩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好旁竊小序又惟恐小序之爲朱子所既辨也故從其辨之不甚辨者則間乃襲之否則依傍朱子傳而故爲小別然亦十之八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胎合者豈朱子陽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不以告人者老學究授生徒市門日頌苦無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焉其庸罔固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以詩義相質難者攜撥二家言雜爲短長予恐世之終惑其說因於辨論之餘且續爲記之世之說詩者可考鑒焉

按二書皆係豐坊僞作

胡氏渭詩牋辨疑　二卷　存

惠氏周惕詩說　三卷　存

田雯序曰甚哉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刪定六經教授弟子於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反復興歎以爲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爲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可解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著詩譜以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爲一編又與韓歐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屏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雖悖於經畔於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久矣惠子元龍常讀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考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爲孔子所深論者與惠子通經績學以詩古文鳴於時當事嘗以其名聞徵詰公車以父憂不赴人咸爲之侘傺太息焉然今天子崇尚經術

登進方聞如漢石渠天祿故事相與揚扢古今稱道盛矣
作爲歌詩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屬哉此亦詩學廢
而復興之一會也余愛其書爲錄一通序而藏之以俟焉
康熙癸亥七月

汪琬序曰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恆各守其師說
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衷於一盖無甚於詩與春秋
顧春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於簡策之間則三傳
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爲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
聞之足戒者其詞則隱其旨則微或美或刺或似美矣而
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泳抽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
以然即如一關雎也魯詩至謂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一黍

公而作意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
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
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汪而毛鄭又雖
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
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
保殘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我門惠子元龍
好爲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
悅若有悟間出己意爲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據非如
專門之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所著詩說先成多所發
明雖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質而
不俚善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夾漈紫陽之

譌子矣

王氏炎白陳氏曾詩經廣大全二十卷

存

韓菼序曰漢初去聖未遠而諸經師各自爲家以傳之其弟子不爲苟同夫豈無所受而云然固亦有說矣然數傳以後或存或亡吾甚惜夫亡者之不及見也未見存者之可棄也學者之於古書其愛之當如湯盤孔鼎其研而悅之也如嗜昌歜羊棗然然可以辨其眞贋而嘗其旨否故聖人之教在學博而說之詳也後鄭之於經也勤矣而其箋詩尤精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故不謂之注而謂之箋箋者依也依毛義不同即不依毛義亦不偏廢也蓋收之毋寧博焯炫之屬孔氏正義則據焯炫以爲本者也其於毛鄭之不同者則兩申之而其間所引如孫毓王基王肅諸儒之說或述毛或申鄭駁雜紛如亦不偏廢也蓋收之毋寧博以俟夫學者之愼取之而已朱子於詩亦說之詳而反約者也集傳者集衆說之長斷以己意以授諸其門人遞相發明明初因輯之爲大全而說詩乃歸於一矣然自朱子之說出習讀毛鄭者蓋鮮而自科舉之學興朱子之說散見於大全者亦或有憚其繁而不復有記者於先賢詳審持擇之苦心亦晦矣甚矣其陋也梁溪王金孺陳依聖志士也通經好古有詩經廣大全一書以集傳爲主而存毛鄭之足存者又間及周禮儀禮注疏及他名物諸書以資

博覽其言曰大全一書采群經而或割裂片語未備本末引諸家論說而或未有折衷夫是以廣之也噫二君之於詩也亦勤矣其於古人亦善通彼我之懷者也與往顧先生亭林嘗語余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矣大全者當時奉詔趣成之書也殊多闕略且勸余凡宋元說經諸書毋論當否宜悉儲之余竊譬其言今二君何乃不謀而志與之合也夫廣之一言近世窮經者之藥石也由詩以及餘經余於二君有厚望焉康熙壬戌八月

謝氏詩經淺義

未見

唐文恪公序曰歲乙酉不佞鼓棨來遊成均時溫陵韋紳明先生輩實與譯焉不敢清淺乎先生輩共說之先生辨若析

尤稱專門名家諸所指授不佞往往解頤成均職事無他麗雞苜蓿青氈蕭然吏隱先生據梧絃誦滴露纂玄久之著成一編曰淺義不佞受而讀之其旨遠其辭文其義該其言約其采摭必彙諸家之粹而時攄所獨得蓋先生苦心十年殺青乃竟斯已勤矣今之談詩者必折衷於考亭氏考亭氏集傳舉子家奉之若律式焉然就其訓詁而復訓詁之支離日甚惡在其爲詩也必若先生斯編明白典雅簡遠和嚮使上智者循是以求不及者亦可以訓夫非於詩教大有資焉者乎

安氏詩義纂

未見

劉榛序曰六經所以明道也自爲帖括之用而經亡矣且易不可爲典要而詩與春秋亦然泥其文而求之則其義愈晦蓋詩也者隨感而言其志也言之所指未必爲志之所存則其温厚醞藉同時之人未必盡知之況在數千百年之後乎顧聖人之所取惟其止乎理義而使諷之者涵泳而自得其性情之正故古人之學不必依賴訓詁而往往因之能興也迨至後世先王之教澤既熄人不知斯道之存而遺經將廢於是不得已誘天下於帖括之中使之不棄屩而去也可以慨世變矣則夫爲之學者應上所求不得不以文爲業以文爲業不得不以言是循不得不字櫛句比抽絲穿穴以求明也吾里前輩安君履帖括而能明乎經以明道蓋君

慷利以馳意于句之末而布工於文藝即區區草木鳥獸之名亦不暇皇皇問其興觀群怨言君事父之益哉古人之言志者而適以爲奪志者也其謂之七乎其不謂之七乎雖然有志者誠因是而以之於性情之間法其所美戒其所刺而六義之指歸無不爲一身之實用則經明而道益明以之修齊以之治平將無往而非詩教之所興矣然則安君之纂又豈獨可爲帖括之用歟安君舉明天啓甲子孝廉其書久湮滅於戎燹灰燼之餘而今始解頤於天下也然則一書之顯晦顧亦有時哉

經義考卷一百十八終

弟子秀水高宗濂覆校

詩二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梁簡文帝毛詩十五國風義

七錄二十卷

失

吳氏申十五國風咨解

宋志一卷

佚

姓譜申字景山甌寧人皇祐進士爲國子監說書神宗擢爲御史尋知諫院出知舒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董氏穀國風辨

一篇

存

王文祿曰董子名穀字實甫初號兩湖海鹽人從吾先生
漚子正德丙子薦浙闈屢試春官不第退而耕於海上渡
江從陽明先生游初令安義改漢陽還居澉水澉有碧里
山故又稱碧里山樵

林氏國華十五國風論

一卷

未見

顧氏玨徵十五國風疏

存

繆泳曰君諱玨徵字文玉嘉興梅會里人崇禎甲申後棄
諸生閉戶著書國風疏說鄭衛詩不盡泥朱子傳

顏氏鼎受國風演連珠

一卷

存

毛氏奇齡國風省篇

一卷

存

奇齡自述曰奇齡隨兄萬齡受尚書畢去受他經因受詩
時避人壁中得竊聞時賢往來所論詩自河間北海下及
漢魏晉唐宋諸儒以暨所爲古燕齊韓魯紛紛之說且旁

極名物繁博野稗爰有舊義所未安者爲合綜所聞轉相
論述著聞詩說辭合如干篇而惜乎亡之涉江以後頻行
瀕中注經胝篋重以喪亂辭中可記獨國風耳餘何有之
矣友人張杉殉子記憶因漏就剔補餘成文合而計之得
如干篇初名問答以其中起義多假諮諏發疑文也然而
其名侈焉因復改今名其請改今名者臨安陸圻先生也

黃氏祖舜詩國風小雅說

佚

許氏懋風雅比興義

十五卷

佚

三卷

未見

吳周瑾曰宦光字凡夫吳人隱居寒山
亡名氏比興窮源

宋志一卷

佚

顏氏鼎受六義辨

一卷

存

游氏酢詩二南義

一卷

未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張氏綱周南講義
一卷
存
按講義載華陽老人集始詩序至螽斯章
亡名氏詩關雎義解
佚
崔氏銑關雎解
一篇
存
周氏紫芝騶虞解
一篇

劉氏褒北風圖
一卷
佚
張犖曰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圖見者復寒
衛氏協北風圖
一卷
佚
李嗣眞曰顧畫居第一然虎頭又服衛協畫北風圖一卷
高似孫曰隋朝宮本有衛協畫北風圖一卷
陸氏探微毛詩新臺圖
一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高似孫曰古人多好以詩爲圖陸探微有新臺圖衛協有黍離圖司馬昭有豳風七月圖昔戴安道作南都賦圖人尚以爲有益況以詩爲圖乎

按探微所畫新臺圖見貞觀公私畫史

衛氏協黍離圖

一卷

佚

茅氏坤鄭風說

一篇

存

佚

宣和畫譜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熙寧中登進士第任大理寺丞

茅氏坤秦風說

一篇

存

七名氏小戎圖

通志二卷

佚

李氏因篤蒹葭說

一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按李氏之說大旨謂秦之封域本周之舊都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遺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爲車轔馬鐵小戎諸詩及讀兼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主思乎王之在洛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皆指洛陽而言也此前人所未發李氏字天生更字孔德又字子德富平人與余同被薦授官檢討未踰月即上疏請終養其母母歿仍堅卧不出終於家無子其著作甚多要不可問矣惜哉

胡氏銓素冠說

一篇

一卷

佚

趙氏孟頫豳風圖

一卷

佚

宣德實錄七年七月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於圖之右

林氏子奐豳風圖

一卷

未見

吳寬曰國初林子奐作豳風圖蒙書其詩於後學士解公又各疏其大略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於周處於豳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爲圖畫也

王世貞曰豳風圖五幀林子奐作子奐於書畫史俱不載而畫筆遒緊可雁行馬和之小篆系詩尤醇雅

茅氏坤豳風說

一篇

存

方氏回鹿鳴二十二篇樂歌考

形弓考

一篇

存

唐無名氏吉日圖

一卷

佚

樓鑰跋曰此圖古矣意其出於唐人是時士經未板行本各不同故洽浪錄舊文而以令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羣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爲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汪氏廣洋賓之初筵講義

一篇

佚

廣洋自序曰臣忝在諫垣上於蒐武餘暇更訪遺老從容賜坐討論古今博士梁貞輯詩三百篇進呈睿覽上以賓之初筵一詩命臣講解臣敬爲演繹上曰衛武公一諸侯九十哀耄尚能令人作詩自儆朝夕諷咏況今以可爲之年當有爲之時何可不勉爰命臣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揭於堂壁

熊氏過讀鳧鷖假樂篇

一篇

宋志三卷

佚

周氏續之毛詩序義

佚

陸德明曰續之字道祖雁門人宋徵士及雷次宗俱事廬山惠遠法師

雷氏次宗毛詩序義

隋志二卷

佚

孫氏暢之毛詩序義

七錄七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阮氏珍之毛詩序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

顧氏歡毛詩集解序義

隋志一卷

佚

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

隋志一卷

佚

七錄毛詩序注

佚

隋志毛詩序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注七

毛氏毛詩序義疏

隋志一卷唐志同七錄三卷

佚

劉氏獻之毛詩序義注

一卷

佚

北史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撰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

劉氏炫毛詩集小序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隋志一卷

佚

韓子愈詩之序義

一篇

存

晁氏說之詩之序論

一卷

存

亡名氏詩統解序

通志一卷

佚

一卷

存

范氏處義毛詩明序篇

一篇

存

朱子熹詩序辨說

宋志一卷

存

輔廣曰釋文載沈重云按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加潤色至於以爲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是臆度懸斷無所據依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先生直據後漢儒林傳之說而斷以爲衛宏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爲宏特增廣而潤色之又取近世諸儒之說以爲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爲後人所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者則非先生閱理之明考義之精不能及也至論詩序本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又論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云者則可見古人於經則尊信而不敢易視於已說則謙虛推托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率易不思遂改後人穿鑿還不戒故可不謹哉或曰子之責夫毛公者當矣前儒多以爲

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爲不足據者何哉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遁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已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考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爲臆說也學者顧第勿深考耳觀其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

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

王應麟曰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孫緒曰朱子作詩傳盡去序說惟諷誦辭氣抑揚以求時世今人翕然宗之夫序說雖不可盡信然去作者尚未遠猶有可據乃盡刪其說顧自信於千載之下近者可信遠者果不信乎以言取人孔子猶失之宰我不根據於當時簡冊之所存而時之先後人之淑慝俗之隆汙槩取必於吟哦咏嘆之間糟粕芻狗與序說等耳後當有是鄙言者

黃氏櫄詩序解

一卷

存

王氏商範毛詩序義索隱

宋志二卷

存

包氏希魯詩小序解

一卷

未見

陶氏安詩小序論

一卷

佚

周氏是修詩小序集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三卷

佚

江西通志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初舉霍丘縣學訓導擢周府奉祠正改衡府記善靖難師入金川門自經於

癒天府學

呂氏柟毛詩序說

六卷

存

李氏舜臣詩序考

一卷

佚

未見

黃虞稷曰慈谿人嘉靖壬戌進士官按察使

邵氏弁詩序解頤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弁字偉元太倉州人歲貢生

郝氏敬毛詩序說

八卷

存

敬自序曰詩自朱傳行而古序塵庋閣矣朱子未改古序之先譏古序爲鑿既改古序之後人疑朱傳爲猜然譏古序而不求所以是疑朱傳而不辨所以非人誰適從天下

義理皆量易而折衷難兩物質而後功苦見兩造具而後曲直分余取古序朱傳參兩爲毛詩說舍詩說序者序志而詩則辭也孟子云誦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志得而辭可旁通矣夫說詩與說他文字異他文字切直爲精核詩含蓄爲溫厚古序得其含蓄朱傳主於切直反以含蓄爲鑿空三百古序無一足解頤者矣人非賜商未可與言詩余幼承師說守功令何敢異偶閱古序覺食芹美人有心問之同學可則與衆共之若其否也野人無知博一笑而已其敢有他史氏記事毛詩序考

十卷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佚

繆泳曰廣灩以子夏詩序當信作詩序證一卷又左氏內外傳暨周焚子書以證其非誣惜其沒後草稾不可得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九終

弟子海門陳鳴皐覆校

經義考

經禮三百謂周官出於山巖屋壁之路周官六篇其官有三百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義理訾量易而折衷難兩物質而後功苦見兩造具而後曲直分余取古序朱傳參兩爲毛詩說舍詩說序者序志而詩則辭也孟子云誦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志得而辭可旁通矣夫說詩與說他文字異他文字一切直爲精核詩含蓄爲溫厚古序得其含蓄朱傳主於切直反以含蓄爲鑿空三百古序無一足解頤者矣人非賜商未可與言詩余幼承師說守功令何敢異偶閱古序覺食芹美人有心問之同學可則與衆共之若其否也野人無知博一笑而已其敢有他

史氏記事毛詩序考

十卷

一卷

佚

繆泳曰廣潼以子夏詩序當信作詩序證一卷又左氏內外傳暨周燕子書以證其非誣惜其沒後草稾不可得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九終

弟子海門陳鳴鶴覆校

亦衷難兩物質而後功苦
子參兩爲毛詩說舍詩說序者序志
第子秀門鄭樵漁仲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周官經

漢志六篇

存闕一篇

周禮一

一卷

三禮正義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

史克曰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

馬融曰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

鄭康成曰禮器經禮三百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百六十　又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之周禮

荀悅曰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歌奏以爲經

置博士

韋昭曰禮經三百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

徐勉曰周官一書實爲群經源本

隋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

陸德明曰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賈公彥曰周禮後出者以始皇特惡之故也秦自孝公已

來惡欲滅絕之搜求焚燒之獨此書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惟歆獨識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於斯　又曰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今周禮也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

孔穎達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七處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

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
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
云三百也

宋理宗曰周禮爲書大綱小紀粲然靡所不載玉帛牲器
之用車旗冕服之制豆籩鼒爵之陳鐘鼓磬管之奏品節
度數必加詳焉至於象緯之考察眚災之抑損亦莫不隸
之司存而不敢慢聖人於此豈徒從事於文物典章之餘
於外者已乎要必有爲之本者矣

李覯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
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竊觀六典之文其
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知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

大可怪

王開祖曰吾讀周禮終始其間名有禮經有方者周公之
志爲不少矣其諸信然乎哉羅列刑名介此微事也然猶張
官設職奚聖人班班與奔者不禁示天下無禮也復譬而
義是天下無君也無禮無若大亂之道率天下而爲亂者
果周公之心乎削於六國焚於秦出諸季世其存者寡矣
聖人不作孰從而取正哉

張子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
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徐積曰周禮不可全非要須考其所言合乎聖人而不悖
者取之其不合者勿強爲之說斯可矣

蘇轍曰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秦漢諸
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完書也凡周禮之詭異遠
於人情者皆不足信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倫於此
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
以正名刼舍周禮未見其可
程伯子曰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
者亦有漢儒增入者
范浚曰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於六官之屬瑣細悉備
疑其不盡爲古書也周公驅猛獸謂蟲蛇惡物爲民物害
者蜀氏云掌去鼈黿焚牡鞠以灰洒之則鼈黿不過鳴
[illegible]
又杜鞠焚灰大類狡獪歲祲豈所以

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於關從私道出
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
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
凡貨之出於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爲避稅法
沒其貨撻其人刼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聚
斂之臣如桑弘羊輩欲興權利故附益是說於周禮託周
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壟斷而罔市利
乎
鄭樵曰周禮一書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
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
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

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闔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固詳於理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爲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爲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或爲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共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周官合凡此皆預爲設官分職之經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爲戰國間事曾行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雖著之七略終漢迄唐寥寥千百載間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荊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又曰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是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則周官是

胡宏曰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

程大昌曰五官各有屬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

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冬官其蓋闕簡失次取衰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

晁公武曰秦火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洛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昔北宮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則自孟子時已無周禮矣況經秦火乎漢儒非之良有以也

陳亮曰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

鄭鍔曰以洛誥考之周公營洛乃是欲成王自服於土中

譽即有僚蓋爲成王齊整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教率之各効其職也成王滅淮夷而歸在豐董正治官治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說始有其歸其他疑非周公全書可以意曉也

孫之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或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真以爲無用於後世矣夫去古遼遠雖使先生之制爛然在目固難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

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尊鬼神敬卜筮親賓客保小民藹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倫捨此書將焉取之

王炎曰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舁炎火漢興諸儒掇拾於煨燼藏於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六典始出武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也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爲戰國陰謀休謬矣

鄭伯謙曰周禮四萬五千八百朝廷之事治官掌之其陳傅良云周禮設官分職大抵朝廷之事教官掌之邦國之事司馬掌之今自朝廷以上纖悉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皆歸於大宰自國中以及近郊遠郊小都大都皆屬教官而職方土方撢人凡邦國之事皆屬司馬此其大略也其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若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謂其皆刑獄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甸稍縣都郡國四方一皆聯絡而盡屬之司寇其他又有不然者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宰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卜衍大司儀掌客宰屬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太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宰屬天官乃屬夏官

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屬天官乃屬
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
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用之
事自大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
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克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
朝百官之廩祿府史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乃見
於地官自内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
而司服司裳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於春官此其分職有不
可曉者自漢以來凡禮事皆屬太常兵事皆屬將軍光祿
勳中尉刑事皆屬廷尉其分量職守較然不紊然臨事之
際反不免遺闕先王設官如此當時不見支移回復職事

相關者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輴葬季孫不從杜洩曰
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賜之輴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
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
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書勳夫諸侯之國惟三
卿耳一人受賜三卿皆與從周法也後世禮官專治禮刑
官專治刑兵官專治兵財官專治財並不相關雖有遺失
他官不得檀節而廢曠多矣
讀者未易造次
呂祖謙曰朝不混市野不踰國大不侵官后不敢以干天
子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
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
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之中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以覬覦賤不元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不二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嘗讀晉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爲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微周家法度在焉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得又曰周禮爲王莽劉歆撰此恐不然屬禮是周公

遺典也　又曰今人不信周官據熹言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陳淳曰周禮周公經國規模在焉乃周公之大用流行處

李叔竇曰仲長統以爲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蓋禮記所記多春秋戰國間事不純唐虞夏商周之制曾未若周官之純乎周禮也

陳汲曰周禮一書周家法令政事所聚或政典或九州或司馬教戰之法或考工記後之作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古代之書有周公之舊章有後來更有續者信之者以爲

周公作不信者以爲劉歆作皆非也　又曰周禮雖以設官三百六十爲額然職事員數不止此以天官考之凡鄉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三官爲準以小乘多皆以五百人爲額凡三千人其間兼攝者必相半也何者蓋先王之制因事而命官作中之人因官而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如周禮所云二鄉必公一人六鄉各掌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云司徒司馬司空亦成王將崩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一有舉其大略則止訓無他職事掌其綱

掌染草徵染草掌茶徵茶掌炭徵炭凡人徵齒凡羽人徵毛羽無官掌一事無事之日多矣軍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徇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之亦臨事兼攝爾盟府命士也太公兼之所謂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職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耳又六鄉內治一官外兼一鄉則周官每鄉卿一人每官鄉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齊威公令國子高子各率五鄉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爲僕大夫晉悼公令戎御屬校正

司右屬司士皆古人之制也或者以書爲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周之建官不能遠過夏商與其有兼攝相半亦千五百人矣曰有朝廷官有田野官所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者指在朝者也若總千里之內安能勝其事哉今考六官中大率在朝廷者什之二三耳其他則分散甸稍縣都之內與尚書無甚戾或者又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爲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大抵官吏至二萬三千人如因民之入以賦官祿則十五萬家之入所以能養此萬三千餘官兼之孰不知鄉遂之人所以能養而官之所以設正爲此也

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如鄉遂人數勢不可得兼者則各置焉

陳振孫曰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爲先秦古書似無可疑

葉適曰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人爲之臣久於官而不去其爲地狹而民寡治之者聚行之以誠故米鹽靡密無不盡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爲域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搖手無聖賢爲之臣不久於其官而又有苟簡詐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

魏了翁曰周禮左氏並爲秦漢間所附會之書周禮亦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聖賢禮法然附會極多又曰周禮與左傳兩部字字讀嚴首尾如一更無疎漏處疑秦漢初人所作因聖賢遺言足成之

劉炎曰或問周禮果聖人之全書乎曰司門譏財物之犯禁者舉而沒之司關凡貨之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周公於民之意慮不若是之察也

王與之曰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論周公作周禮本旨也書稱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論周公授周禮於成王也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猶有可為之

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此見周禮至魯猶存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此見周禮至戰國已亡蓋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也

王應麟曰周禮漢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失冬官一篇補以考工記劉歆校理始得著錄漢志所謂周官經六篇者也

葉時曰六經無全書固秦人之罪而周禮不全不可獨咎秦人也戰國暴君汙吏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其酷已先秦火矣周禮六官闕一河間獻王求考工記以足其書曾是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也夏

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也天官有染人鍾氏鞮氏雖闕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鞮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一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以考工記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

黃震曰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此四書正經也禮記雖漢儒所集而孔門之中庸大學在焉樂記等篇亦多格言若周禮未知何如夾漈鄭氏嘗謂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潤畧人主之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

之晉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至魏孫處又獵其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名詁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愚恐亦意度之言按周禮實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于七略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乃始用於王莽而敗再用於王莽而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夾漈以爲用周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哉又曰周之建官倫於尚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爲君之要在六鄉得人而止其詳則自孟子時已不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鄉六遂之地能幾何而可養官司胥徒二三萬東西胥會朝夕讀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於王莽用於安石皆亂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於經而盡信其書必古書也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大訓何在而名經耶雖然歸之世變不同而謂周禮不可行於後世此則善爲周禮解者也

馬端臨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閽闇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

浙性矣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篡竊以簡易開路略而似周之

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王莽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穫田土則收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

貨財則盈而歛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只從而補其
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
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白日遂大夫縣
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
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
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旗致
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察察
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
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
侯鄉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
容不顧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敝無由生而良法可以

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誠之而爲鄰長焉富有富君宰則宰大縣令富有富君宰則宰小縣令者宰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於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意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宮不世守爲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爲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爲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

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
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
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
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
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爲者曰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具周官之法也然一年
而輿人誹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
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
僞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後世承流宣化者之
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隳但未能悉復
先王之舊爾衛侯朝諸侯讀卷輒讀卷輒讀而獄訟歌瑞況賢人必及子產
所涖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
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
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
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
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
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惡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
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
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逆
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
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糴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
也糴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

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之法損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繁擾然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州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爲其簡易者而欲爲其煩擾者耶謂周禮爲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信鄭饑子庚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燕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皆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者願貸貸予之而不能償則豁官當者不預貸卹記者之所書者常平之法遂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青苗之爲愛乘任貧富從壞衍之爲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見其有厭豐之倣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宰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狗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僞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必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識變者而後可以語通

經學古之說也

羅璧曰禮記古今議其雜周禮則劉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林碩已不信爲周公書近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峰蘄潁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傳叙諸經皆有傳授禮獨無之或者見其詳密謂聖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於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於杞宋求夏商遺禮與夫逆爲繼周損益之辭又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措一辭於周禮即孟子時周室猶存班爵之制已云不聞其詳而謂秦火之後乃周禮燦然完備如此耶兼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洛

書周官六典異周之制作與書相戾

相矛盾乎

王若虛曰東萊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於上古而成於周故曰周禮予謂此書迂濶煩瀆不可施之於世謂之周禮已自不可信又可謂古帝王之典乎

陳友仁曰周公六典周官經制之書畫井田立封建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介纖悉靡不備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大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鑑也

黃潛曰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

何異孫曰先儒疑周禮非周公作書未

全倫而公歿故尚闕冬官一篇今攷尚書周官其三公三孤與周禮不合此知六典官制未及施行中間必有末世添入者繁冗瑣屑處多漢儒增益如盟詛之類府史胥徒之屬叢雜可疑

汪克寬曰周禮一書果爲周公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謂周禮可疑者二蘇潁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群經知周

西漢志於成公未之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公所作九篇次之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耳至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制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僅秦焰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禮曰教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三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士質人廛人賈師司虣司稽胥師肆長泉府此皆主於商主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卜宰記大宰六屬各六十攷之天官自大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以冬官獨缺而為補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數皆不載其職何也

有醬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數皆不載其職何也

之脫簡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為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摠夏官之中掌士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醬夫司商之數并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官制作之盛燦然溢著於篇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為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并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朱升曰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記禮其間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

薛瑄曰周禮後世用其制者猶不可易可見為聖人之書何喬新曰周禮規模極其廣大節目極其周詳非聖人不

能作也其名官莫不有義治非天事謂之天官者治以道爲本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者教以化爲本也禮以仁爲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爲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爲主故刑曰秋官事以智爲主故事曰冬官名曰宰以制變爲義名曰夫以帥人爲義以正人則曰正以長人則曰伯司者伺察之謂氏者世守之稱尊其智故稱大夫卑其任故稱人大綱小紀莫不具載非聖人心胸廣大孰能與於斯彼不知而妄議者烏足以論聖人之制作哉奈何煨燼於秦火而聖人之經不全附會於漢儒而聖經之旨益晦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他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衆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冬官未嘗亡也雜於五官之中耳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豈知鄉師載師之屬則雜於大宰土方形方之屬則雜於司徒獸人獻人之屬則雜於司馬雍氏萍氏之屬則雜於司寇鄭賈諸儒承訛踵謬莫覺其非至臨川俞庭椿始作復古編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草廬吳氏又從而考訂之由是周禮六官

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縣師廛人之類是也秋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之文有雜在春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

始得爲全書矣　又曰周禮一書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繢刮摩搏埴之法又其細則及於登魚取龍擭鱉之微莫不備具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聰明睿智孰能及此哉奈何一毀於戰國之諸侯再毀於秦坑之烈焰漢興百餘年河間獻王始上其書於秘府又百年劉歆始列其書於錄畧惟其晚出故當世儒者共疑之或謂文王爲漢儒之僞會稽謂理財之書九職爲胥吏之學天禄地之禮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所得爲也雖其書固詳於財賦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似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爲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爲漢儒哉不幸書未成而公亡其間制度有未施用故封國之制不合於武成建都之制不合於召誥設官之制不合於周官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凡此皆預爲之而未經行也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非惟一官可以兼衆職而有其事則設無其事則廢者亦多也豈常置其官而多廢廩祿乎蘇氏疑王畿千里無地以容之蓋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凡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截然整齊如畫暮局亦其設法則然耳

而其地則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一圖哉胡氏疑冢宰論道之官不當統宮壺財用之事殊不知財用統於冢宰則用度有節而無泛用濫賜之弊宮壺統於冢宰則身修家齊而無女寵嬖倖之習是乃格心之要務也又豈可輕議其非哉昔盧植言周禮與春秋相表裏益周禮爲尊王作而春秋亦爲尊王作也故周官記三百六十屬之分職而冠之以惟王之一辭春秋載二百四十年之行事而首之以書王之特筆茲非二書之相爲表裏乎然則詆以爲非聖人之書者謬矣　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也非惟文武之法乃堯舜禹湯之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距今數千載其致治之

盛者舍二書何以哉秦火之餘書軼其半然諸儒無異論周禮固多錯簡諸儒論說何其紛然也獨程朱二大儒洞識聖人之精微以爲非聖人不能作然亦論其大旨而已微辭奧義未及論著殘章斷簡未及考正君子惜之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以千金購之以考工記補之至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注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淸源丘氏各有考注喬新自幼讀是書沉潛有年以爲四家之說倫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訛以存古也點考工記別爲卷不敢淆

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有天下國家者以書之所載立其本以周禮所載措諸用
孰謂唐虞三代之盛治不可復見後哉世謂周禮不可行者以
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也嗚呼是非聖經之過也彼不識
聖心而徒泥其文也唐太宗斟酌蕭綽之制以爲建官授
田制軍詰禁之法而貞觀之治遠邁兩漢況以聖人之心
行聖人之法天下豈有不蒙聖人之澤乎
丘濬曰周禮出於漢六官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
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
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
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
丘葵又參酌二家之說以爲成書至國朝則參酌本末

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小司空之
職二條爾
王鏊曰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規模大節詳備有能舉而
行之則治效可立致而其間亦有可疑焉者冢宰掌邦治
正百官其職也而宮禁婦寺之屬皆在乃至獸人獻人鼈
人司裘染人屨人之類何瑣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內外
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謂教者師氏司諫司救五
六員而已其他六鄉六遂分掌郷里征斂財賦紀綱市城
管鑰門關而謂之教何哉職方氏形方氏遂師之屬豈得
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司空一篇已亡
漢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廷椿王次點獨謂未嘗亡也混

於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夫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爲司徒之職于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與夫起土役令賦之事不宜爲小司徒之職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具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一快也而予不敢從何哉曰亂經張謝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所謂郁郁乎文者也唐太宗深信矣而無其輔王通篤好矣而無其時劉歆有志矣而昧於所事宋神宗刻意矣而失其所任彼宇文之於蘇綽似矣而其人品相去夐絶安能擴充以致周公廣大之治

無經文武之政家數千載而莫聖人之制

陸深曰周禮一官文密意詳固是聖人之制王道曰文武周公聖人也其所講畫必簡易明達決不至如周禮之繁冗瑣屑以爲治岐之制理財之書斷斷其不然矣然謂之陰謀則實迂謬不類乎陰謀謂之附會則實片段不類乎附會惟斥之以爲末世贋亂不驗之書庶爲切中其病而周禮之不足信也的矣

金瑤曰此書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有關於治道甚大漢人亂以僞句遂使程朱二大儒不欲注而國家因以不列於學官亂句之爲此書累甚矣

李材曰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當與五經並傳今周禮廢而不講是經之闕也

郝敬曰周禮非闕也而世儒以爲闕考工記非補也而世

儒以爲補非闕而使人疑其爲闕非補而使人疑其爲補是書所以奇也五官之文直而正考工之文曲而奇人疑其裁自兩手而不知其同也是書所以愈奇也世儒謂漢儒補記謂周公作五官夫五官非聖人之作而記亦非漢儒所能補其諸六國處士之學其縱橫之言乎又曰六經有聖人治天下之道是書則後世治天下之法天下神器可以道御不可以計算約束而望其理也聖人貴道不貴法故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周禮之書徒法而已矣王應電曰世人疑周禮者率以行之者無效也夫後世篡奪者祖揖讓戰爭者本放伐豈堯舜湯武之故哉王莽動法先聖以文其姦奚止於周禮安石徒得其糟粕以便其

姦耳故林孝存謂爲黷亂不驗之書何休皆註家解釋之誤耳故林孝存謂爲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今其書見存黷亂陰謀安在玩其文義有能作此者雖非周公即聖人矣

陳仁錫曰以周官全經言之洵有可疑者墨辠五百劓辠五百則辠五百宮辠五百太平之世殘形刻膚赭衣菲屨交臂歷指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職官與民市吏不能皆才民不能皆愿吏橫則欺民民猾則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詳於頌昊天之詩郊祀無分祭之文般之詩望祀四岳河海四瀆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既右烈祖亦右文母妣與祖無各祭之文其作樂亦未聞有用歷代之奏以分祀之禮疑三也周西都則關中也東都今洛陽也以千八百

國計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石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
朱朝瑛曰周禮一書非聖人不能作然其書殘闕錯亂必
草創而未成者周公既沒遂不復行宋遷而後復多散佚
戰國縱橫之士以意附益之
譚吉璁曰易詩書皆有序書周官一篇即周禮之序矣
周官傳
漢志四篇
佚
按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
十八篇汪云獻王所述似與周官相表裏惜乎其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終

弟子婁縣姚弘緒覆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目錄類
函 三〇
架 二六
號 一七
冊 四八

二十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書籍館藏
LIBRARY OF TOKIOFU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二

杜氏子春 周官注

佚

後漢書杜子春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

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按禮疏所引後漢馬融傳中文苑史無之當係謝承撰嶠表山松等書中語也

賈公彥曰劉歆門徒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年且九十

家於南山通周官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陸德明曰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師事之

晁公武曰周官漢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氏興周官解詁

佚

後漢書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建武六年徵爲大中大夫

佚

按鄭康成注稱爲鄭大夫者即興之解詁也

鄭氏衆周官解詁

佚

後漢書鄭衆賈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杜氏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所解逵解亦間異

按此禮疏所引范史無之

陸德明曰河南鄭衆字仲師大司農

晁公武曰鄭興鄭衆傳授周禮康成引之以衆釋異同云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

按鄭康成注稱爲鄭司農孔氏正義呼曰先鄭而

目康成爲後鄭

賈氏逵周官解故

佚

後漢書逵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帝復令撰

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

衛氏宏周官解詁

佚

張氏衡周官訓詁

佚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

劉昭註續漢書百官志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

馬氏融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佚

鄭氏玄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存

玄自述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伸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良皆作周禮解詁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斬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二鄭者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之所訓也

後漢書玄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酈道元曰湛水出隴縣北魚齒山周禮荆州其浸潁湛鄭

玄注云未聞葢偶有不照也

王炎曰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可謂有功於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葢康成之於經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周官之意晦矣是以學者不得不疑

王應麟曰鄭康成注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旨晦焉徐氏徵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　又曰唐禮志云讖緯亂經鄭玄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

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爲靈威仰等五帝者北辰耀魄寶也桃延五帝於四郊禘嚳

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圜丘一也玄以爲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爲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玄謂周祭感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詩論也

周禮音

一卷

佚

魏了翁曰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出泉二疋安有口賦王介甫用之以誤熙寧皆鄭注啓之

王氏肅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佚

周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肅著三禮音各一卷七錄推云撰禮記音

司馬氏伷周官寧朔新書

唐志八卷王懋約注

佚

晉書琅琊武王伷字子將起家爲寧朔將軍進封琅琊王有平吳之功

按隋志梁有周官寧朔新書八卷晉燕王師王懋約撰唐志作懋約注書以寧朔名當從唐志

唐志十二卷

佚

晉書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弘農太守典農校尉封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泰始中年六十餘上疏中丞遷太僕卒謚曰剛追封清泉侯

唐書注陳邵駁

陳氏邵周官禮異同評

隋志十二卷

佚

晉書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徐氏邈周禮音

一卷

佚

李氏軌周禮音

一卷

佚

虞氏喜周官駁難

七錄三卷

佚

隋志孫琦問干寶駁虞喜揆干氏寶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釋文序錄

佚

答周官駁難

唐志五卷隋志周官禮駁難四卷孫畧撰唐志入干寶名注云孫畧問

佚

陸德明曰宮正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干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

按干氏周官禮注陸氏釋文多引之又初學記引干氏注周官遽人之職羞遽之實糗餌粉餈云糗餌者豆未削末而烝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餻也

伊氏說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唐志十卷

佚

宋氏周官音義

佚

晉書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文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逞遂學成名立仕符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悶禮樂遺闕博士盧壺對曰廢學已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麤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傳其業尋周官音義宋氏家正讀宜無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爲宣文君周官學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爲宣文君周官學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朱母焉

劉氏昌宗周禮音

隋志三卷

佚

顏之推曰李登聲類以系音羣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

陸德明曰周官巾車爲總戚衮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

孫氏略周官禮駁難

隋志四卷 唐志五卷

佚

崔氏靈恩集注周官禮

隋志二十卷

佚

沈氏重周官禮義疏

隋志四十卷

佚

王氏曉周禮音

一卷

佚

按德明已云南無此書不詳何人

盛氏世佐周禮音

佚

浙江通志袁宇公父隨官人

聶氏周官注

佚

按陸氏釋文引之云沈重依其文

亾名氏周官禮義疏

隋志十九卷

佚

周官禮義疏

隋志十卷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周官禮義疏
隋志九卷
佚

周官分職
隋志四卷
佚

周官禮圖
隋志十四卷
佚

賈氏公彥周禮疏
唐新舊志五十卷今併爲十二卷

公彥序畧曰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徒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畧言之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柱爲穀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穀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穀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犂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重犂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穀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注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